

名家傳略

易明善

1981年9月30日,香港《島島日報》的文藝周刊,《大會堂》劉以鬯出任該刊主編。這份香港文壇的重要文藝周刊,在劉以鬯的主持下,經歷了9年半的時間以後,根據報館當局的決定於1991年4月4日停刊。

《大會堂》文藝周刊與《淺水淺》文學副刊,在內容上各有重點,前者比較注重對香港文學的推動,後者注重對現代文學和文藝思潮的介紹。《大會堂》文藝周刊的辦刊宗旨和目標,是積極倡導創作具有創新意圖的作品,撰寫富於獨特見解的文章,努力提高香港文學的水準。

劉以鬯將這份文藝周刊命名為「大會堂」的原因,他曾經做過說明,他說,這份文藝周刊的性質,與香港中環的大會堂有些相似,「大會堂為市民提供健康的文藝活動,本刊也打算選登健康的文藝作品作為廣大讀者的精神食糧。」(1) 同時,命名為「大會堂」,這包含了「讓「大」家聚「會」一「堂」」(2),即團結廣大作家、共同辦好這份周刊的願望。他說:「早已有人說過:副刊編輯的工作與廚子是差不多的。廚子沒有上好的材料,做不出好菜;副刊編輯沒有優秀的稿件,編不出好的副刊。本刊希望得到大家的幫助與支持,尤其是,「在文藝不受重視的地方編一個以文藝為主的副刊,特別「需要有人推上山的勇氣與氣力。大石笨重,除非大家合力來推,否則,就會被大石壓倒。」

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在9年半的時間內,一共出版了480期,發表各種文章2,100多篇。香港文壇的這份重要文藝周刊,一直堅持嚴肅、認真的編輯方針,始終保持嚴肅、開放的鮮明特色,為廣大的作家提供了發表作品的良好園地,為眾多的讀者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糧。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該刊大力推廣香港文學,十分重視具創新意圖的文學創作,能夠容納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品、不同學術見解的文章,在繁榮文學創作、發展文學評論、培養青年作者、介紹外國文學、交流文學信息各個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以鬯切實貫徹「大家會聚一堂」的既定原則,組織了十分可觀的作者陣容,保證了《大會堂》作為純文學周刊必須達到的應有水準。無論是「左、中、右」,還是「老、中、青」,凡是能夠為廣大讀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有助於發展和繁榮嚴肅文學的有價值、有意義的作品,都會得到支持,得到發表和交流的機會。在來自香港內外廣泛而又精粹的作家群中,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受到了應有的關注,而實際上也確實對人矚目。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余光中、也斯的詩歌,梁錫華、力匡、東瑞、陶然的散文,西西、舒舒城的小說,黃繼持、黃國彬、梅子的評論,盧瑋鑾的文學研究等。還有更為令人高興的是,還可以看到許多青年作者活躍的身影,他們不斷地湧現,勤奮的筆耕,取得的可喜成績,不但顯示了劉以鬯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對青年作者的希望和支持,而且也從一個側面透露了香港文學後繼有人的一些信息。

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對發展和繁榮香港文學所做的努力,還表現在通過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對香港文學的研究和評論,來卓有成效地推廣香港文學。長期以來,香港文壇沒有給予香港文學的研究和評論以應有的重視,而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一反這種不良風氣,以相當多的篇幅來刊登研究和評論香港文學的文章,對促進和推動香港文學的繁榮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大會堂》文藝周刊發表的研究和評論香港文學的文章,既有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也有對香

港文學若干現實和理論課題的探討。在作家作品評論方面,黃國彬的《香港的新詩》一文,對香港新詩做出了很有見地的綜論,他的《香港新詩賞析》的系列文章,黃繼持的《讀詩隨筆》,分別對胡燕青、曹捷、陳德錦、鍾偉民、梁秉鈞、錦浩泉等人的詩歌進行了細評詳析。還有對西西、東瑞的小說,梁錫華、金耀基的散文,王一桃、王良和的詩歌等作家作品的評論,以及對聖華的詩歌批評的論斷;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還發表了過去少有的對香港戲劇和繪畫的評介文章。至於對香港文學的歷史和現狀,以及有關重要問題的綜合探討方面,也發表了不少有相當高的水準的文章,其中,尤無以盧瑋鑾、陳德錦、漢聞等人的文章更為引人注目。盧瑋鑾的《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對過去很少有人研究的香港早期新文學,進行了史實確鑿、論證精審的探討。陳德錦和漢聞等人對香港文學面臨的一些現實課題,比如,對香港作家的定義、香港過渡時期的文學題材、香港嚴肅文學受到衝擊和挑戰以及應有的前途,都進行了各抒己見的討論,以期對香港文學進一步的發展有所推動和促進。梁秉鈞的論文《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儘管論題的範圍只是香港小說,但是其觀照的角度和運用的方法,卻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論文以比較文學方法,通過對幾位香港作家的作品對不同流派的西方現代文學的吸收和揚棄的具體分析,為探討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富有啓迪性的思路和角度。

對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評論和研究,是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的一大特色。劉以鬯對中國現代文學具有真知灼見,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文學相當關注,因此,在他精心策劃和安排下,《大會堂》刊發的評論和研究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文章十分引人注目。縱觀這些文章,可以發現對作家作品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幾乎觸及了所有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與此同時,又相當重視在面的廣泛中力求點點深入。對錢鍾書、曹禺、老舍等成就突出、特色鮮明的作家,都有比較深入的論述和研討。何靈對錢鍾書創作的全面研究,溫儒敏對《圍城》意蘊的探討,李欽業對錢鍾書作品幽默風格的分析,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對老舍和曹禺的研究,集中在對《駱駝祥子》和曹禺劇作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論述,提供了比較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對大陸當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大會堂》文藝周刊重點放在近期刊的作家作品,有對老作家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的長篇評論文章,而更多的是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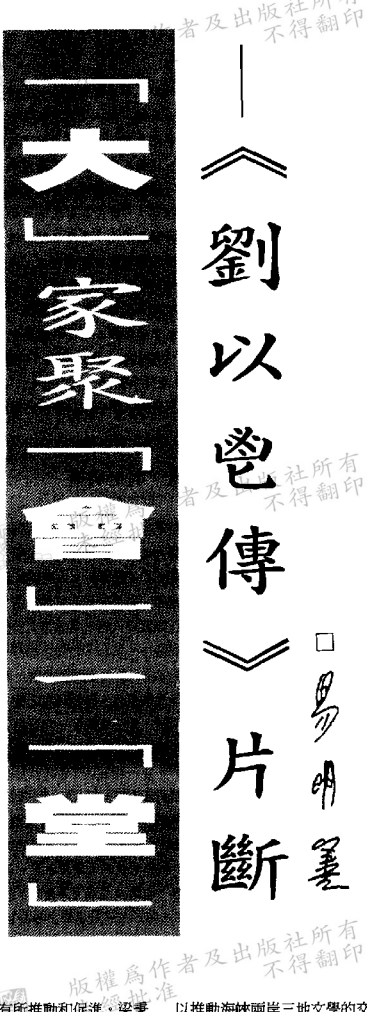
一批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的創作歷程和主要作品的探討和評析,比如,劉心武、劉紹棠、張潔、白樺、從維熙、張賢亮、阿城等許多作家都有專文論述,對大陸當代作家作品的關注和評論,不僅有助於廣大讀者對大陸當代文學的理解,而且也有助於促進大陸文學與香港文學之間的交流。《大會堂》文藝周刊對香港作家作品和海外華人作家作品,特別是對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十分注意進行評論和研究,比如對張愛玲、白先勇、陳映真、彭邦楨、李昂、周策縱等作家都有所論述和評析。劉以鬯是把大陸文學與香港、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整體格局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大會堂》進行評論和研究的,因此,這既可以从這樣一個側面體現中國文學的整體成就,又可以推動海峽兩岸三地文學的交流和互補,這也正是《大會堂》文藝周刊所發揮的溝通海峽兩岸三地文學的橋樑作用的具體體現。《大會堂》文藝周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評論和研究,除了具體分析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外,也相當重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做一些綜合性的述評和研討,包括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考察和評論。《大會堂》文藝周刊發表的一些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做綜合探討的文章,是該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評論和研究很有特色的一個部分,其中有些文章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黃繼持的《人文精神與藝術旨趣——從中國傳統談到現代文學》,是一篇具有開拓性和高於啓迪性的論文。這篇論文從中國傳統文化儒道兩家的人生態度和美學觀點出發,以人文精神與藝術旨趣為核心,探討了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係。黎活仁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一文,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的新構想,反映了作者和幾位研究者對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極具創意的構想,富有啓迪和參考的價值。《大會堂》文藝周刊還重視刊發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新資料,比如,關於魯迅論神的一封佚簡和蕭紅的佚文《花狗》,以及關於徐志摩生平及其致陸小曼私柬等新發現,還有《文藝陣地》究竟在甚麼地方創刊的考證,都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有價值的重要資料。

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對海外華文文學、特別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相當關

「大」家聚「會」一「堂」

劉以鬯傳片斷

易明善



注,經常刊發這些地區的華人作家的作品,比如,老詩人歐陽、力匡,還有秦松等作家常有作品發表。同時,對這些地區的文學發展和作家作品,該刊也常常發表一些評論和研究文章。僅就東南亞華文詩歌的研究來說,發表的文章就有《抗戰時期的馬華詩歌》、《馬華新興詩歌運動》、《「走馬觀花」話華新詩》、《雙鶴詩歌賞析》等。

對外國作家作品的介紹和評論,也是《大會堂》文藝周刊的一大特色。為了擴大作家和讀者的視野,廣泛汲取文藝營養,提高創作水準和欣賞能力,《大會堂》文藝周刊十分注意有選擇地有重點介紹和評論一些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外國作家作品。《大會堂》文藝周刊介紹和評論外國作家作品採取了分散和集中兩種方式,根據一般需要和版面安排,分散介紹和評論一些外國作家作品;同時,在有特別需要的時候,又採用「專輯」或「特輯」的形式,以整版的篇幅,集中介紹和評論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對於每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都要相當及時地組織「專輯」或「特輯」集中介紹和評論。對一些有代表性的外國作家、或者一些外國作家的重大紀念日,也會適當地編輯和刊發「特輯」或「專輯」加以介紹和評論,比如,詹姆士·喬埃斯誕生100周年紀念專輯,尤金·奧尼爾誕生100周年特輯,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塞斯專輯,普魯斯特專輯等等。另外,有時根據需要也組織和刊發其他主題的「特輯」或「專輯」,比如,探索年代——早期中國電影專輯,香港青年作者協會創作專輯等等。《大會堂》文藝周刊的這些「特輯」或「專輯」,有鮮明的特色,有很高的水準,不僅因為刊出及時而深受讀者的歡迎,而且選題本身就反映了編者的卓識遠見,比如,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塞斯獲得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香港電台是1982年10月21日晚宣布的,可是在這之前一個多月,即1982年9月20日,《大會堂》文藝周刊,就已經推出了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塞斯專輯,不但介紹了馬塞斯的新著《一個死亡預告的編年史》,還刊出了他的短篇小說《玫瑰做花》的中譯;而在宣布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塞斯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六天,即1982年10月27日,《大會堂》文藝周刊又再次推出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塞斯專輯,集中介紹馬塞斯的生平和作品,重點評述他獲獎一事及其代表作《一百年的孤獨》。

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對於文藝信息的傳播和交流也是十分重視的,因此,信息量頗大就成也了該刊的一個特色。《大會堂》文藝周刊對在香港、大陸、台灣以及海外召開的重要文學研討會、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包括香港、台灣文學)的研討會,一般都有及時而詳細的報道,有時還同時選刊研討會的重要論文。對外國的文學信息和文學活動,常常採用「快訊」等形式及時予以報道。由於《大會堂》文藝周刊重視文藝信息的報道和交流,使該刊讀者和作家擴大眼界、增長了見識,同時對於提高鑒賞能力和創作水準,也有所助益。

劉以鬯主編的《大會堂》文藝周刊,在近十年的時間裏,精心組織、辛勞耕耘所取得的人們有目共睹的實績,為香港文學和整個中國文學做出的重要貢獻,在廣大作家和讀者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香港文學副刊史和香港文學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